

道咸同光名人手札第一集

卷三



02479

廣吏郭萬壽謹稟

大人閣下闕達

鈞教歲月已多

大人德望高於朝野

功績邁於華彝累積日深

名業滋昌而其意量之闡通識議之雄偉范之莫窮
其涯而要務當於理行之莫窺其溢而皆可期於
成猶有水世俗之人所及知者傳曰凡民可與樂成
難與圖始造端宏大則益相與驚疑而能會其
旨者尤難



大人於是起而任之力求創始之功而開在會未有之
局以其功也一時之利則其事之成也必非一時之
績也堅力以持之徐而談之則堅則中撓以徐談
之必必急遽債盈始銳而終怠凡

大人所為負天下之重其得力在此為善私心竊歎為
不可及也在此合眾固言同志之難惟

大人與了而生中經言論風采高出一時為善蓋上嘗
有志焉家居十年默察天時人事紛紜而未有
所定反求之本原之地誠有未盡者京師人才淵究
言論益為相國精實可深談為善微聞

六條之議澄之相國退以所見為書上之已而丁酉生
中丞王得讀

大人及合肥伯相諸議其精力足以叱吒風雲出入神鬼
而其憂危迫切之心通於實生之痛哭生人之氣猶
賴以存不必皆行於今尚或起而行之收效必速且鉅乃歎
三君子之在今日如太華三峯高插天際使人得所仰
止焉殆尤非世俗之所能知也 若輩以多病僮養之
身更歷仕宦曠官溺職為時詬誶自為石君所傾慨然念仕
宦之不可為至交報施之理之不可恃閉門讀書絕意人世夏蒙
恩內召旁皇數月莫知為計終以權任封疆數年始終未一

入覲臣子之義有不能自安者勉强扶病一行幸一瞻望

天顏小住月餘仍即亡歸會遭

鼎湖之痛事局又復一變甫及一月擬以一官致力

珂鄉道者左君迤化存神之地近念生平所以相處夢魂震
蕩考之不安耿、息忱誠不敢更有嘗試而於家因不可辭
謹誤三數月幸獲免於罪戾者自審察病軀能勝世否
擇身以歸以不復至取詎友朋貽笑天下亦師詢及相慰
詢及左君相待之誼竟窮於作卷退語到雲生比部具
言四楮樹生尚書及潘蓮舫皆有論劾左君四疏相傾不
已而辭倉屬相揖愈急乃始去位又相力也又相與一日之雅故而相待

如此心无愧之

大人視此為尚可以求仕乎本意到省後乞假一渡

喜堂叩謁

鈞親籍行二十年積肌而蒙

兩院飭令赴任摒擋一切冗餘暇

中丞現已定期赴臺五月中旬或假他事

以便旋視

訓誨無任欽遲多甫奉達附呈履歷敬啟

崇安老病頹唐不能端楷伏祈

垂鑒 弟 謹稟

敬再稟者日奉函臬之

命考所肅山中遠延至杜函以後人事日益惶惚方具稟

陳告一二而蒙

賜書之先達慙惶感激殆不可為懷如弟壽之愚願

所至極輕重為友朋屏棄

鈞意且若引而進之將藉而策勉之而為壽自視此出如

新按技指附贅聽虎出指性而無能為益於身伊把

德而固無所用之自始入都而即懷退休之志不敢有

愛也晉函有期請容面致手肅報謝再啟

鈞安 弟壽 謹再稟

大人閣下前承稟械遞呈隨聞

天眷

忠勤晉猗兩江

東南柱石中外傾心翕然若

斗山之在仰成遂所望無有無辭正思績稟陳賀重荷
褒答懇

謹沖純篤溢於辭表而視

聖恩之及炯如畏志量閔深范之無窮嗣請陳謝一疏

引天下之重以身任焉而不疑而不欲居其榮寵比於南

城之辭開府當陽之避武功

朝廷倚畀之隆

大匠貞見之節并是迺釋往牒汎頌來今頌奉

中丞書知臺事略已戡定不至多煩兵力慶慰無量去
灣入版圖二百年漸次開墾訖今日而歲成功小天時地
利蓋洩自然之理而

毋俾倖人乘時以起締造艱難建不拔之基以爲臺憲忘
度之南由牡丹諸社以達埤南北徑水口建以達奇萊因其
開曠之地建立郡縣資之捐蓋深志公聲勢足以自相
聯絡此所能行者也悉生番土地人民約束整齊使馴服
衣冠信度此殆非所能行者也約計臺番種類凡三奉

法令納餉課得自比若瘠民曰熟番知官長之尊而不服政
教致貢獻之意而不立課程曰生番服地擊齒採居而緩
行語言嗜好不相通者曰野番熟番與內地人民相若也雖
其居處飲食耕種生聚仍自為種落與廳縣居民截
然不相混雜湖南沅靖之苗民承賔之徭民收土歸流
百餘年有零額有鄉設額四至今聚處村寨不樂為
籍為民蓋自天地有生以來種類各別不能強也竊以
為開闢郡縣似須審量村社以立法程分別民番以
定課則其野番屯聚之處與之約法以示羈縻但令
無嗜殺而已其土地人民以時而不立與經營也大率

中國之與外夷勢不相反者百端而理財其尤鉅者也粵
海關以一口擅東亞洋之利額課八十万侵尋而反上海侵尋
而編及各口侵尋而反漢鎮洋人專司權務歲入而二百萬而
民稅仍在此外兩粵監課任之埠商粵西早五縣埠商人
無不運者以三万金統歸之桂全一埠而積欠銀一萬金力生
官運委陶大令慶仍督銷一成收銀二十七万兩去任桂全埠
尚求之監政遂竊以與之即所親臨二端可以知其大凡矣亦
洋地利可任理者曰煤曰鹽曰硝磺度其為利不能多而以支給
去者餉有餘要在委任得人耳若委善病稚子二兩煩冗狀亦肅敬收

福祿與任欽全 房吏部高壽謹稟 初七日

大人閣下月前肅稟陳賀計蒙

鈞鑒是見六月十三日郵鈔

聖心寫眷

老成

溢辭慰勉且有未承

陛見之

逾旦夕可以奉到

批指私心葉幸

旌麾內渡瞻望

清塵一摠二十年積恥謹當素韃幟首江次奉還

前驛廈門電線一案制軍以奉批署詰問深痾於
心頗以丁守為所病若書檢閱全卷丁守倉卒奉
委與該買價期限迫促遂為所持事發之失非止
一端不足為丁守深咎惟振制軍一言具稟

各憲將軍又與批發未免失之過急耳洋人與定
源無可翻案制軍或亦有激言之也為書已具言
此語萬不宜宣露惟當設法去其把持之私

制軍因居為理處而原與定源之蒂絕也臣避
至東洋僅與美領事軒爾爾會談一次初甚
聽球而後亦頗帖服往以載立合同又有每年三

萬之約俾擬以為辭勢須勇骨脅舌剛二期近
與泉士紳呈訴紛々而後不能一與定議洋人以玩弄
行其脅持使在官者為百姓任咎心甚愧之若直
之知此事為人所不敢與聞而恰以其時服官斯上之所
逃答之好以一月任其詭怨以求解旋於五一務求

夫人稍以溫言慰藉制軍使各泯其嫌隙是位之幸曾元

浦官保以下曉涼

中和湖北
候補道

為有才略能耐勞屠轉水

調至臺灣兩西反不敢不一上陳縣丞漢頭永隨侍有年治
棘叩詢求有以任置之穩實耐辛苦或尚庶幾敬啟

鈞安 光壽謹稟 為四伏

大人閣下十一日領奉自馬江

茂遞公文并

領示船政奏稿一通伏讀悚息感激旁皇至與所
容伏念

明三維時之略設達之才跨越一時而其約已存身內自
歎然專務引過以納之一身而歸美於人

德重之潤涵自然愧於天下逾分而施之尤盡曰道其
與人為善之常若不知其溢美者而以眇然微賤之身
揚厲而矜寵之遊舉三山之重加之教龜首使之仰天喘
息無所施其手足拊肌扞思何以能堪其中微自任者

壯學之忱困辱至老而不悔天津陳諫僧野至於上書
十三以激其怒左君以強很濟其偏私四指相傾當其在
浙江直陳其過而規切之懷憤以求一遂鄉里故人刺臂
相戒家國人民自若也期相與為德、老病餘生倦
而求返自頽頽然而

名乃以一言蔽其遺復天下之人所共譽美以為大愚不知
明古何取於斯而表而揭之自為左君所傾然無以
為解堪繫不自聊蓋為盡在官數年上不求知於

君天下不求諒於吾民所狀、自信者生平云交為能相諒而
心左君相交之文且篤其與盡力尤獨多左君如此相處

狂敢以時原淮與聽之會丁高生中丞至慨然以
高盡之去相為歎悅其言源中肺腑常時霍然以
起美沈病之去其身也以是感之至今乃以衰老
之年自甘淪退蒙

公擷取人世之所厭棄而揚之於

朝以此涉是以淪肌浹髓矣前後之云則

之所以自落其盛德非若盡所敢承也即日受代
北行公私料檢多煩區處感

公分外之褒嘉聊一陳其愚悃乎肅中謝敬啟

鈞安 萬壽謹稟 十一日 於下

敬再稟者船政創始左君而實

朝命也不歸左君即制無所引避欽奉

行知奏稿并列左君銜深以憮然賴有海外之
役不玉與為緣不尔將往據此蒙疏辭安能
以垂老之年重供左君之抑揚哉既感

明公厚愛於所不樂承者亦不敢默而不言伏求

鑒諒再啟

崇安 萬壽 謹再稟

任稟者頃蒙

賜示大稿精考之至 高冲於此局尤宜得益必多稿內謹擬一語未
知有當否 為查例應謝

恩而拙著僅傳知出使一節其改官一節未奉行知無憑據以三
言但相商常補寄一書十七日送呈

尊府案封昨十一日欽奉

照會感沐無地即肅稟陳謝

世兄不肯代遞遂謹由驛遞呈累日思念

獎勵之過語言之重無能負荷祇益旁白王敬啟

鈞安

本日本開莊名山官海委定估廷觀察接署 為查謹候定屆擇
期交卸大約行焉在六月廿 為查謹候定屆擇

大人閣下奉日由輔轅傳示廿九日

寄渝飭令即速交卸起程北上內云已有旨著開缺以待
郎候補勢不能不及時謝

息務求飭措并夕候十日早准可繕致附輪船北
行以署中無寫手明日始能倩人代繕也致合泚
相國械件敬求

彙寄預瀆惟增感悚敬啟

鈞安 弟 孟 謹稟 十六日 於下

大人閣下摺件祇好託 伯相代遞敬乞

飭遞天津行轅

并伯相及摺
若上文二角

奉花日

寄諭帖即支却北上

一二日內即須支却惟美送

家眷及料控一切以爲非旬日所能了畢者中并

無親屬均能堪事者否則先附此次輪船北

行寄乃乘便多甫奉讀無任惶悚敬啟

鈞安

若喜 謹稟 十八日奉刻

幼丹尚書同年大人閣下以奉

賜書具叙

垂注之盛心感并無淡然鄙意所求琛航者以
曾入內江請知水性昨詢濟安船主欲知之至極
所願不敢更有祈求

弟屢赴江南上考在此月內用船由乞西備用茲將
台安州中謝悃不盡 為盡板告謹啓 共

幼丹尚書同年大人閣下昨蒙

附連天津信件感謝之至比日已交卸檢程每
日即可成行而上海輪船來去皆有期限裝
載貨物常至充積更無隙地意欲求
借環航船一行需用煤炭者至千金以外諸
者自備應以日交付之處

大局自有定章并求

張允先聞示大蒙

俯允即求一

賜諭知以憑老如日後料理款緒即先指馬江

籌商一切手肅奉頌致啟

鈞安 崑崙 謹啟 廿三日

幼丹尚書大人閣下初三日開行敬承

賜諭匆遽奉復并彙呈分致陳世元等

件以使者催使不能分別加封致上勞

台臣之布署念之祇增惶悚開行後阻

風兩日六日乃至三日沙初八日風勢稍平

放船出大洋三日拉滬家人嘔吐艱藉

即先盡三因臥兩日不能起七萬里之

行途此始而已真頓至此為之茫然馮竹

漁觀察出示天津信知禹生中丞初六

日由運河南行

運河似較驛道稍多之數日

先層由江

派一小輪船至清浦又派一輪船至瓜洲

口相候此月杪當可拒滬函約

駟片至滬交替聞之不勝欣慰禹生中

丞初有請假回籍就醫之請繼又有

山東就醫之請至是始定計東下江

南父老引領以盼

節麾之至即 惟先无不樂而候馬江所
應者受之件亦可徑攜至滬月抄即
可會晤也 漢素似而未青端緒惟見
一月廿八

上諭宣示六部堂官聽代往還及提署陳
奏體制二者而已 若壽三數日即可赴津
家眷仍附輪船赴鄂感佩和衷陳謝不盡啟收
鈞安 若壽 謹啟 十三日

到保三四年是鑑况充大關差使亦一叩為序若先容

幼丹而書同年大人閱下上海肅州一函想蒙

賜覽敬誌

旌麾敬歷循海而東士民獲所歸依

朝廷倚為柱石東南環海數千里翹首以望

治平世德臚歎同聲祝禱芳書以奉迅速未忘之

命使德北行至津門合泚相國傳述樞府之意謂可從

緩留任行轅遂至逾月相國以河冰將合料理回

保定芳書之遂入都猥蒙

聖恩擢事中樞並授署行走以顏唐老病之身叨夕奔
馳致手盡誤無補毫末重以愧報伏請

名論粗界事宜一書四明公所事宜二書義正辭嚴作

生能不可逼視而要務以理情之故能批卻導款
自處於有餘拙署諸公同聲歎服海外之役須
該渙素定議之後而方相持未知所坐端論方
長以悼匹夫一朝之情遠志二人而貽 國家無

窮之累彼之蓋竟用通雲南一以存年矣乃使據

以相挾一、遂所請而奉業為窮於慮斷。臣保年臣六
十之來為蝶線數萬里之外而不可為各封疆大吏
不明洋務為禍之烈如此。王少樵在此相候頗善。聞
薛公所施其才竟欲作上海橫云局求一小差使
明年出洋。臣行與否上及於商。少帆論事極有
見解。人亦沈靜可養。而善與可委任之事。聞自南
洋以達江海。五月以後。兩船相戒。避其酷熱。過青
不能成行者。頃誤之秋涼。少帆亦計之不可。與館

此間勢不能多設薪水敢乞

台端暫一位置之湖南按高呈摺一摺所言以皆關係
大局以為私計其間惟規復引地一條未為最難的
皆可備省覽用敢為之代呈補帆中亦物故向之痛心
其赴臺灣云云實力贊之尤引以為內疾所差日危者
飾終之典備極寵崇人生以此二後口憾萬生以其後心
更有一番規模其得民心正正驟不能逮耳多賀敬啟

福禧無任馳仰

若其頓首

冬月初二日

幼丹尚書同年大人閣下日前王少樵南歸奉

上函計蒙

賜鑒頃領

台函謹承

殷、垂注之盛心並論

幕府初開

權衡萬彙

賢芳鞅掌無閒昕夕生年服勤茹苦

偉抱所蓄非求逆者

任大事鉅經緯百端要須

從容處畫以漸應之使心氣沛然有餘方
今負天下之重堅強質實遺大授艱力足
以濟之而其

德望又實足以厭服人心惟

是者斯謬準備三十年勞苦維持世局使
獲與吾世民人同受

庇蔭無任頂祝江北羣盜由飢民苦水害姦
人指之前歲留馬一逞餘黨未盡捕獲
所在潛伏玩法既久遂至披猖難可以德化
也稍假州縣樣宜情使捕盜期於有犯
必懲不考以文法州縣之職行盜風之稍
息矣去歲北行惟山東不受盜推求其故
以曾與嚴辦謂知畏法耳滇案類族格
維訥到滇查明乃能定誘其北二月所

能了。若夫老病无能，分應為國。遂按四
裔，以禦魑魅。深慮鴻業，故節繁生。的
有進退，惟尖之勢。租界免捐，為害甚鉅。
若夫數言赫括，稅司各國。和與四中國之利，可
也。阻遏中國，自有日利。則大不可赫君。至今未議上
益有難言之言者，恐以法更之，可補救。求在早一
為處理，而不可得。知復知日手，肅致請。

方寸

為盡詳答 十三款之攻

幼丹尚書同年大人閣下除日奉讀

賜書兼蒙

寵頌炭資深感

懇垂注之感心眷

德勤施至周以滌服膺曷已敬謠

履端篤祐

播闡宣猷伏增祝禱 嵩壹一官凌迤日度洋

務粗有所見忍稍盡梓旋之力竊以為控御

之方在去猜嫌之見而以禮自守以制其鴟張
之氣求因應之宜而力爭先著以杜其要挾
之心傳曰凡事豫則立而與外人相接理不壯即氣
不充系師士大夫務為虛憍橫生議論不一考求
事理視前二十年之見解無以易也方今各通
商十六內達漢江洋人實館其利權沿海棧器
局及警館洋人實司其訓課謂宜視彼所長
而效法之視彼之乏為吾利病者而求所以禦之

一切內自筵席而引以為恥未嘗不可及時圖功
按日物恥之以振之國恥之以興之昭在易三卷今
時士大夫言也漢書本易理處徒為滋論所持濡
延至今倭人近與朝鮮構難其蓄謀已久理處
較難而所以自處之道固有未盡者租界免釐
為患甚鉅赫德稅司議上數萬言通中外等
之大致合華商占洋商捐稅為一例合各國通商
條約為一例合各國商務及通商為一例而

析分此三者疏陳其利病者為四議上者不能行
則行其次者其論至精所見至深遠然行
之一不得者則利在外人而國家適承其敝却意
外而通商者省內而駐紮者國公使均應知照會
議其商之儘有各國不願行者必迭詢詳令訂
而後酌擇其可行之此尤宜及早會商者滇案
或有難特則前者貿然允之今者又將貿然行其部
人所不敢知也彼土人才實昧中國為能養之

而使盡其學用之而使盡其誠也武安之煤
啟興國之錢礦肇始湖北為天下倡近始具奏
喜慰無量而親部核分解海防經費一略宣述
盛意以北洋方造辦兵船捐以與之廓然昭示大公
而又切實情事使防海紛紜之渙至今乃有歸宿康斯為
明通云溥之量無愧古之賢者為之額手稱慶焉
接閱規在特粵強立沿海一時之盛矣于肅中謝敬啟

崇安無任也

叩

為書

正月十日

外政段培元奏籌辦三行求 飭交內閣候大吏審上一書附呈

幼丹尚書同年大人閣下數月未奉書而
賢勤之量溢於觀聽

措施之雅具於章奏企仰

仁風欽、在抱伏承

福履康和

德猷崇暢禱祝無量 為壽 衰病之軀今宜

求退亦度今時洋務必不可干涉決意引而
去之七疏自陳病狀堅請放歸田里而不蒙

報可以微居乞退之堅也忍傳

旨對

溫諭懇、反復宣慰不敢復申前請遠會合祀

伯相煙臺會議已有端倪洋人邀請行期

去秋九月浮海而北今又當以是時浮海而南

矣艱煩業勝所不敢辭而內無可倚外無

可援孤寄一身數萬里之外在洋人不過邀

求漲過而已 回家責望多端又過於所

任念之茫然王少樵相從數月原許出洋再
與期約其還閩也又為函致 禹生中丞位
置一館云

出傳法叩之如能西行榜後馳至上海租候指
相告也按署議薪太薄蒙亦未與計議
大約朋友月費二十金耳五十不從力征古有明訓
年近六十而有七万里之役也惟薄德為能稱之敬請

台安不盡馳仰 芳書頓啟 八月朔

敬稟者初六夜三鼓接讀

鈞示敬領一切日間司徒伯芬函示灌口情形即往商
派郭令承慶馳往查辦并撥全福營勇五十名暨
五彈壓并催發告示仍由芳臺加給郭令一札俾
傳諭紳耆追查所失物件并相送海軍之亮手
旋據陳世烈稟稱派口在正迎會一時廣集多人
毆傷工役肆行搶掠幸值古游艇路過隨勇二
十人茂中彈壓被搶銀錢物件追回半示
此事芳臺奉札經理與戴領事蒂公司會商而
次照會一次稍通開鍵此後司徒道下守能力任之芳臺

為核辦告示撤札而已初與蒂公司會議德惠沿海
民情之騷悍者不能無事故當趕速定議以憑及
早布署蒂公司故作疑難直至開工前二日始行定
議即任札派委員隨同照料并諭以每至一鄉先傳
集紳耆示以札件俾曉然於此項電線不能中止惟
求與民間田墓虛實無所防礙以享相安無事并屢
札飭各府州縣加意開導是以泉州府屬之涵、
倡、漳、柘、阻亦皆聽命其結此若盡一心之默運蒂
公司所不能知者也自城內抗口以西疊次偷竊電
線均由局隨時札縣查辦若盡以縣差赴鄉一竟

需索其於正案要犯多不相聞問必待委員出守
查辦郭令奉札為查辦杭口電線而至今尚未發行
告示催發而不能與轉折委員催行而不能與遷延
以中國辦事之曲折蒂公司所不能知者也至於此
次安設電線民間驚於創見不能急知曉然足為
民以偷竊為利平民以此見其偷竊為米採之愈
急則抗拒愈堅現若告示但務委婉勸導以水
相安不肯遷加以急言厲色即屢次偷竊電線
亦但務查明竊犯捕獲懲處不能苛責地保概施
以嚴法峻刑蓋知安設電線本非民情所願而地

方風氣頑獷動輒械鬪官法不能禁止當徐以理
服之不宜急以威折之恐民心憤而思逞非所安設
之電線為害必多必該理反而後可以施威此又慮置
此事之機要蒂公可所不能知者也現在議約已定而
由通商局辦理若盡可以不與聞而念為之顧慮事
為之善盡蒂公可所視為尋常真不若慮者思則
然也惟丁守辦事動能而於機要處不甚能領會如公銜告示僅
制軍盛怒時再四言之道經定議絕不一語反直論二十日之久始以承之
台端一切應機處理者多至後時若盡之痼病無能則更不論也敬啟

大人鈞安 芑盡 謹稟

初七日

幼丹尚書同年大人閱下天津奉呈一函謂由上海

信力寄上較為便速丹次吳淞奉八月朔之日

賜書敬領事生承

示氣喘一節年老氣衰不任煩勞稍有拚意氣

即因之上逆若直近十年老態已垂如此以未宜

以喘論為生中亟近亦以病乞退此皆為

國柱石肩任煩鉅精力又方強慮榮歎而心超然善

乃以老病之身奔走七万里自京師士大夫下及鄉

里父老相與痛泣之更不復以人數美使且以謝
此為宿陵通百端棄年熱神乃至此極

大將思教之然察天下人心詳忠公志有正此祭
後齊和史意圖考究洋務慨然請行乃以各
撰二席滿之儀其迅速未滯也

公速免代末以博文刊恐約以極能於如內云滯
為存一徑湖約則虛此番有馳矣極念之故飛

名書 若星 頓 啓 十月初五日

幼丹尚書同年大人閣下以月奉三函想蒙

賜鑒其時出使章程猶未定也以王少樞原與有約
恐道上海倉猝不能合併求先由

尊處達知已而次第釐定章程隨負人數定限四
月人月支二百金 先盡 奏調已得四人其小職官不
在奏調之列者亦四五人副使劉雲生亦自帶二人統
該上海定局少樞往行亦應派充隨員

鈞薦策先不敢違也惟昨得禹生中丞信言已為
少植位置一席速遊之心或恐倦而中止耳上海
鐵路之議伯相意已允之

台端致摺署書取為得其竅要與洋人周旋止有
一直裁辦法反覆避就自昔歧誤罕能知此義者若
感一不待自申身辱名墮轉沛百端之命矣夫此啟請

台安無任馳企 萬盡頓啟 九月廿六日 天津舟次

幼丹尚書同年大人閣下昨奉

復教敬領壹是 萬盡担滬旬日倥偬

百端洋人一意催促部意三深苦酬應

之煩乃定英公司輪船赴於十八日開行

所潤辦理文案委員至今未到一切躬

自料理精力實甚不支歐陽伯元述為

同年歐陽曉岑之孫工書善繪畫諳文

事辦事之極穩練現辦大橋整局以盡

七萬里之行走送上海意圖近禱

崇轅馬書先容道有沿達各件交其授
通又為補所嚴錫康一門風雅清慎
溫純為書舊與相識頃始以知府到
省亦求稍

賜溫霽不以俗吏視之海天茫茫悵然
遂行留此為別不盡依依手肅敬啟

崇安

崇安書局謹啟

十月十五日

幼丹尚書同年大人閣下領讀二月抄

賜書教知前上各函均達

尊覽欣慰無以承

示道躬尚能契應繁劇

國家柱石天與維持尤深頂祝萬壽行年字美本以羸病之軀僊
塞安乃里自問無一可者其於國事終家之補則固在人言計
中也近有禁止洋煙尤為當今要務其辦法層前尤有其托委
者尚待補陳但得

朝廷一言示禁即之無難辦理耳國法至江浙一省之餘通官民行使洋
錢使洋商得操其奇贏以固市利至今且百年而不知所受計至
倫敦始知其利權一操之國家南至澳洲東至香港行用銀
洋銅洋一由英國家領其法善美而其本亦大

在技藝之精乃議由上海設一洋銀局略仿洋圓形式而為其花樣
編列字號轉時頒行江浙兩省每圓中水四分稍有損耗準其更
換歸地商局不辦以招商局一切仿用也法此事為有條理不且派
生巧偽并著一製造洋銀樣式之洋商與唐景星酌議曾函
告合肥伯相由

南北洋主持果能行之有常度數十年以後必可編及天下而為利二
鉅矣上海格致書院步成兩年為畫曾一往觀僅得一板三不其
宏敞頗疑其無謂倘致博物院所在有三分別類羣聚者亦為
學問所從出新奇繁富第一第其地博物院敢推行其法於中
國新式樣甚多果運往得密思盤一書詳言之謂謂房屋房由
上海建造慨然許之及乃會談乃知其運置物事不能計利所計利
者在估房屋費二萬磅一切均由不辦以非若畫本意不敢置議謹將

其未函鈔上并鈔寄台此伯相一分聽候

酌示辦理哈什晒亦為難各刊據據各國皆與定約聽以立國中國不能知也近有使老曰賽爾德未倫敦教於公合見之其人絕魁梧亦有能名美人頗引重之公派使前往若盡乃據新報所言之一加詰問至今未接覆文似因歐難於作否有暫停遣之語而頗意思為中國調處如遠人陳說此義若盡以為之徑棄地之理似調處之法上尚未有端緒也俄土交兵戰事方長而俄人志在並并之成不松土用強可畏之甚鎮江一葉本易理處之故若回滬軍中又成拖延之勢薛琴西學向及重一時是而其在官虛心民事所見到處卓立不四不減在人怕於洋務直隔如十重煙瘴自南宋以來七百年懷之至今北作以前薛琴西讀書愈多其憂國救之愈深不知如何也乎此致請

台安 為直 謹啟 五月十二日

幼升尚書同年大人閣下近月凡四奉書蓋其怒懣之氣在

可陳訴時一為

公發之又南北洋交涉各國事務與出使時有連所陳論三大

者不敢不以上達近得何金壽咨案其詆毀乃益加烈

朝廷一見之施行由李蘭生從中主持之攻副使劉鶚錫鴻近月

踏張愈甚直謂蔑視

國家制度而取效洋人足為吾君為國駭愕信乃知其為何金壽遠

相應和以圖頌乳感絕人理固已久矣久之其內人創和如始

具廷期氣師受命李蘭生全相攻掘其出京一切皆未携

備惟携備摺件亦出李蘭生之意則君強言狂悖於承誠

知其不妄信此由其熱中強很微窺李蘭生意旨以為

朝廷之意固然至以京師奉

自文曰立時畔果區是始知其蓄謀之狡且深也李蘭生曾國
二千年日思比附人言以取重名於時於劉君何責而若輩乃
獨力而致之歸舉世皆清我獨濁衆人皆醒我獨醉以身
之汶汶愛物之容、

公於此昭君之手抑笑之乎劉君為方多事所挫黎遠迤七万里
與同性命而一意主異樹敵政擊不遺餘力竟不意天地間
有此一種厲氣鬼障於室狝捕於梁自取万雷寒運何
以遇此種好諂力未返於劉君揜隔情形不能不自明
謹將招稿一通錄呈

台覽數月為禁止洋煙及建造上海博物院頗力以自任今二
日憾未求得適天上下而望之矣敬請

名安 年星力為事 頓啓 九月初三日

芝岑公兄大人閣下屢奉

尊書所以

垂注甚勤諾感何已左帥蓄意相傾不遺餘力意者
許子文此席不忍相負耳於左帥為薄而使鄙人得免官
入都以稍釋其憂懷固為厚幸所徵不解者蔣公赴
閩左帥教之力反前政其左右二皆云然此觀其所反惟
取鄙人所委任加之屏棄及免釐指如事而已以此取決

如日之明果有當否耶海關一節則左中所述奏者
却人甫定稿文澄中尚藉公按粵之行因將前稿撤
還謂當留侯藉公之經營耳澄中屢為請弟正
摺為海關解說和法全在兩片至既去位則所解說可
不必而其所籌和者又非吾所許主特不以留侯藉公頃
藉公至澄中錄示多稿印日具銜上之者為之愕然
而於兩片和法能行与否又所不敢知矣是其所謂反

吾前政者終二莫究其指歸 人生大故可憐 蟲魚外
澄帥善於人也坐太多識的共幕友徐灝專意圖利教
猜忌渠一聽其指揮洎去其幕友而後言乃能稍入致
吾有信遂不款款慨慕失所憑依仍行求幕友即日近
致之蓋吾所以相待實不能望之使人耳頻行各疏乃天下
之至文且姑由君存其說不敢望能行也 手此致請

台

愚弟某書

五月廿日三小丹

西別詩四首奉呈略明都志所語有慨歎而無怨怍者也

芝岑兄大人閣下兩奉

賜書涯蒙

垂注殷勤並論去冬一緘已塵

台覽辱

齒芬之遠逮信心象之交繁敬誌

履祉綏和凡百遂心欽祝無量 僧邱致政曹州

開任大局直東事勢倥傯

宵旰為增憂勞冰鄉接統其軍均心其所素

習道退片心或恐難之由念時局之艱難為之悵
出不安於心閩匪久屯上樞亦定之交鮑軍報卒又
據於采昌深憂與此賊合併時不可收拾鮑軍
剽悍能戰而歷來不知有紀律所過滋擾人皆若
之按湖北來信直以不顧西行反戈四馳月餘之久
蹂躪四省數千里之地此疾如風兩兵猶火也念
之為增憂想不翹都轉久任系師運司出缺
矣徧而不及之嵩帥之言為

朝廷所深信恐旦夕未能釋然也甘事尚尚有
轉機嘉聞告陷未卜能迅復否想文近有来信
否此尚摺并往運動須百餘日之久見報摺在
三月以後一切都不能詳吳仲帥留洛而此缺未
聞亦未聞有代者此間若清理之事頗多亦之急
盼其來庶使此邦完善之區振發昭蘇日有起色此
邦之福三徵生之幸一乎此敬誌

台安
愚弟萬壽友
五月廿六日

芝岑大公祖大人閣下久不通問思仰無窮敬請
程躬萬慶

亮績纓時欽祝尤深萬壺疾病衰頹遠復七
萬里奉詔所能堪又益加之與沛徒以

聖恩慰勉不敢固辭神愈出使藩臣考時隕士

丈夫猶謂可惜萬壺年加於齒恭事艱於當
日而橫被鄉人言語於鳴鼓以攻聚眾狂逞

自維寡行薄德天將厭之使無以自主於人世
拊臆抃息惟增傷悼然聞黃河波濤此奇變
三書院生監宗之以起此皆有若姓可稽此時
不與德治惡導亂之機將在旦夕右相肆毒鄙人
因事生端多其人情志計外逆姪昌猷適與符合仰賴
台端中明大義曲加訓誡惟深銘謝手此敬請
台安不盡 治愚弟元奎頓首

光緒廿一年天津丹次

希蒼節帥大人閣下前奉

覆書辭意優渥伏讀增感頃

專弁至載領

教緘深愧迂疏勞

大賢眷注循誦往復感悚難名蒙

賜示各營情形并詒詠之宮保舊恙已漸就

痊東南事局所繫喜天心之猶未離也賊勢

持重而巧於乘虛

大軍迎過賊鋒左右馳騫江漢瀕危復安軍
力甚勞樂平浮梁之警賴左軍以收摧陷
廓清之效江西吉瑞淪失無與支拄潯城當
長安衝要條帥及厚菴軍門雪芹方伯不
能不力爭賊透徜徉武寧義寧之間伏而不
動彼其意必陰謀詭伺乘隙以求攔入微
聞鄂垣守備甚虛揆帥意俟有警去而
避之却心甚以惶惑竊以為今日之要務在

力求守城之方而重其誅賞度道里之遠近
可以發兵救援而為之期限以責其堅守孰
與賊至而空城與之而後竭力以圖收復哉彼由
數千人而足以牽綴我師又紛紛四出此兵力之
所以常不給也論者知官兵利於戰而賊利於
守然小郡縣各自為守則守者常在賊而戰之
力無所施即戰屢捷而此得彼失終亦無益
故曰今日之要務城守而已即根本重地豈

可徒以邊境防粟為計而委之不顧伏聞

大軍旦夕規取黃州此最近事之樞要黃州復江
絡通詠之宮保當回駐鄂垣重根本之防居
中調度今方與天地氣數爭勝堅忍以俟之
弗能遠也

麾下與滌巾 宮保鼎足峙立所謂三傑也
皆盡其用天其或者尚有意東南而試
諸君子堅忍之性乎 萬壹疾病類廢重以家

累自度稍有益於

麾下決不敢重違

大君子之命自取疏外欲強扶病一行恐適足累
求賢之雅誼若曰以郭隗為之招而已則

麾下師武臣力後又雲騰雖百隗無所增益惟祝
恢宏博大負天下之重以蘇世庶民瞻仰何已承

賜路費二百金謹因使奉還惟有心感肅復敬請

勳安

期

萬壽頓啓

五月初十日

尊使而意在堅守與之人相持不欲以一書返

命既三日解譬百端終不應也見兩將軍而益知

大帥之軍令矣 蒿素去夏自京師歸即約一

詣宮保而趨祁門視 滌帥比歸而人事乖

忤又苦疾病每思前約深以咎心詣營奉志

也一舟之費千里之程猶能自達過蒙

聘幣以所敢承謝薄無能自知已審力不能

施擊刺才不能任馳驅於軍——旅何有哉
每承

尊命震蕩惶慙罔知所措以使者之不欲行也
謹郵書奉達區區之私

厚賜二百金寄交意城舍弟覓便奉還伏求
鑒諒間雲來去無能預為期約詣營求
教謹俟他日載請

勳安 期為盡又啓 五月十三日

眉翁仁兄久聞下奉
賜手知前後一緘已慰

於閱

台從自蘇返里興題亦不甚佳至深和念
閣下之贈久不之知聞香山句恒從誦楚家久詩
為之惘然為念此教詩必當奉和以答

盛意不敢掩騙也

閣下音及所寄書卷概已奉到 蹤跡之性或不

丙午後或後未時未記於明年春精神甚深
即此志足其年終官為一悅而新善尚官而肯身
致遂認累令人憤切所者智不致之回湖行期
送在官內起之游此願必遂專候

閣下素抗同往今歲春早此時梅花已欲盛開上
元前後花事必極盛也則以此為贈之挑可莫
已於前曾起角約五六日後即中位向枕此布而請

台安如甲

中必安善也

看當仁兄大人函前日奉

直孝承

指不瘡疔情狀及所以調治之法情志之切至感
頃問後奉

手教遠辱

垂問適蒙

高誼銘謝尤深日來

身軀計去後元秋燥乃甚於伏期

以養液和為之小見速瘧一月所進皆表裏均解百
去瘧過之品此物內幸未嘗近則進者未發於
藥為志敢服後之未即有油掌也惟神氣太弱見
在少存為艱精神之極困道身一家先之決計乞也
實自洋務無可窮法又無可與言若却此避生使
艱難於開其署鼓而仍責以差使俾其間坐守候
則政府所以待之若上若過美合肥則煙台十島等
成議不知歲使所屬扶者究竟如何

同索添口山年玉
十四卷之多

外吏可受其在二十一年以後北旱南潦而在白皇之而
在位若也無稍勉其功於其心而謂之足以道理散之
委靡之氣以器雜行之是則今身之大可及若矣疎
約天台確蕩之遊此所深歎第家久如采生洋便須
赴上海候之復屆時方可入之局
昔之得系位較連如有所問仍亦隨時
亦生為禱乎此中後印請

台安市記瑞

吳子郭 望書

陞餉敬承

垂照應念而專具仰

公忠之抱感且不朽此間邊荒瘠苦無發之

後度勤遠畧臥軀之狀不想可知衰庸之

此墮越實在意中惟及今不圖後此更無可

著手承

命西徂非得已也計

明者有以見之江西人以仰
治狀者多岷莊書來亦廣以
幹濟偉畧相推不勝佩服惜相距遠
未可領

益也至此或結

古守力宗果又中

芝岑仁兄姻大人閣下少雪六月初五日由洛陽分
道赴考之使曾奉一緘未知何時接到七
月初十日在潼關接五月十三日

惠緘具悉一切力不遑申由潼關武關入秦德
逆正思回策豫省之狹路相逢遂避入渭北
於是日与列郭之軍周旋馳驟急候我軍

渡渭而北伊公渡渭而南遂其东策之計而中軍
冒暑有弛勞之弊甚甫抵關疾疫大起不得
不稍留以待全獲虛聲震懾殺賊不敢直
將前衝突追果臣軍到兵力始勉專之路之用
正布置間忽前月初六日大雨至廿四日始住月渭
注洛同時並漲百川沸騰中營險澶瓦庵果臣
營咸陽南岸皆坐臥沮洳中路駭車馱糧運均

梗軍士皆有在陳之歎洵秦中未有奇災亦軍
行未有苦況幸賊已渡涇而東亦自趨窘地辰
下水涇涸退而涇渭尚難偷渡我軍與劉鄩之軍
大舉東趨或可收一戰之效捨除始可某回秦國於
後議隴用兵次第限於地勢不同得不然如有三年
足餉乃可冀一了百了否也西事不可為厚庵是
其前鑒矣霞仙在秦甚得民心中請留秦未為

俞允厚庵則因劾林之坐不得遂沒意乞退而以南人帶
南勇膺此重任籌餉籌糧轉運事之艱難既
是空拳又是孤掌殊不知稅駕之所也吳仲宣到
閩原反事所爲一腔熱血已付東流東坐三山徒有
悵結

國家之任量吏不亦不慎聞沈幼丹釋服任事一疏隱約
言之未如能否上智

宸聽其摺

批回曾否發抄亦不閱邸報已數月欲聞其詳也近年

官吏之匿厥不如前以故政府蒙諷如砥進退不肖天

下事甚尚可為乎至此即後以

步可

姻是弟左宗棠

有

九月朔臨潼行營

謹此乞交差帶歸

二見者寬議叙辭存法查示

兩存李處之次是否猶有存此再乞示知

軍中需用馬兩後請代要往北
大內
兩存其銀已交摺升矣

芝岑仁兄姻大人閣下

惠城敬告於中援黔五年撤回
是省虛糜於此輩雷染警
中惡習好將嫩做撤回後既不
能守分守素之仍黃搜捕耳

其中首惡實胡文忠從前所招
劉益當時候教以益攻益之賊
崇由此禍根固慮其有今日也
後泉判軍因以為李元度謀
圖度至與師動衆耗至鉅而作

不_レ_レ之_レ局湖南實受其災可歎
也以此觀之張駱兩公若在必有
此舊話至欲往博覽謂力度
以後疾病日臻久矣此間二有
快已上疏乞身想邀

俞允

早聞有外酒王說故不能不趁早言之

玉經手之件山一料量周至務

類數十百年之史乃免後悔

此例多號提是回原各處而

則此不得不然

由中之主持以致是非正典分

版尺脈

親政以後

聰聽善決公無事不了身後河在河

尚好未知東渡否是此印此以

大女

姻世惡為期左宗棠五

孫

西事大政多異教平一惟大羊之性反

覆無常自陞浩劫各軍自以州控

宜進易從中陝回而澤中土同符又勾

疏陝回協以謀我去年二十餘我壯敵

數千一軍或曰振內之船席其又轉

而搖尾矣而向与前若捨異其多疑
善非亦不心与常揣仍然不料其如
此日之作船人放火勾當如何是了和朽
之安返德美甚業の在

善也 本期定名

久石官家信請以出示老殿

十月十一

定空烟光之人闻下由宛平通字一城计已接

到书事

疏稿

据实将王忠勇奢费劳悴

实甚贼焉我步非此对古也石能是贼打
仗而空年矣手无日不我可想其劳苦
此我

朝深仁厚泽感人此深故如手足三掉面目不

期然而然非徒帥激勵所勉也非 樞垣習
素之力實此為素人心不散

國家元氣在傷念此^之殊為慰意惟直省吏
治軍事全無可觀而民風之先悍始利吏
非妄想所到各軍領卒^以往來將非
徒不敢行走即十數人數十人同行亦

往日被百姓屠戮一盡無非其微業及驟
馬身殺株甚感恐劫數終不能止
府西之畏紳民百畏賊同力所至多閉城
不理其修其購糧由其間然消息均掉
臂不取進賊至恐不及獲獨懷不能不
在村房再三婉告鉅鉅股開導如得一語

而泝濟之聲國洋之盈耳也此等風氣
不知如自日年非大吏糾之以猛將
其大法所犯陽人心多姑妄言之不
幸言上而中矣夫是者不令未嘗伏
我事字宜再遣人未接亦慮道途多阻耳
賊惟敗風之甚於渠魁未獲解散猶難授

各致字相存鮮者有以在懷慶時連
居土運身入其中入直後公暨果馬賊會匪
以多入夥之故亦精神四散如前時有日
暮途長之歎如何也在此中特
去身不覺已馬力定乘亦

三月初夜

芝岑姻之兄友周下捐并帶玄一從後接^兩

惠緘共審

動定叶吉立魁以私士見來函詢知

周下與以堂婿後有婚姻之好昔大教與

森園年伯同年同官同居兩家過從極

勤交誼甚篤四十年後復申此約六大

懷事陶氏去澤為厚家孤性甚慧敏或
少仰副

佳醫耳一也清氣登治瘡甚著會新任
杜君履新在昂而桐中須務節臺陽
急謀替予不得不概謂同省大約以秋可
面也閩中鱗屢東南久隔聲教向之所

海濱邳魯古今淪為異壤與凱旋而後
分駐各軍按地捕治誅其桀黠犁其
藁穴而後良懦皆相庇以安數十年積
亂之邦如見天日之寧悃也見閩正德書局校
刊張清恪公所輯儒先遺書以牖俗儒而求
國學道緒治絲帛棉布之類以業窮民奏聞

試造輪船局以靖海患其它事務堪喜且不
暇給幸周步珊兵烟實得之駐外無字信得
之於內早夜致人尚無不舉之事僚友紳民日
蓋見諒無少扞格此亦善事擲告吾耳
息旅無端惘獨寤堪發指於處而疏昭陽
二大約因病立方不外乎此總署此公不知就中

庶裏一味畏懼除却卻沒法三字別無他說
以耶一捕船凌管武造此意已極三年後
思^因頻年轉我蹤跡麻宜未及也

陳玄因

病及以敢騰討然其事頭緒繁雜所費不
貲向後必甚難愈者耳——對年之後氣

象管与具存而司 中擬此局有成議後翻請
陛見一次以透瞻就私願並察濫濬情狀也至此

印請

夢

姻居弟左宗榮方

七月廿九

請封事奉詔而具別紙各處照例應鼎勇
早奉題外致票銀千兩祈 奏收

芝岑三兄姻丈人閣下日前摺弁回得奉

白書里悉種之

所寄各件均付便寄去矣閣事非一時

可上冬奉

命赴粵本轄訟務不遑逐一料量幸粵事速戢
得贖舊緒大約半載以後均必有眉目此

邦習俗犷悍難馴並較之粵東尚為質直
及早施治尚可挽回一半不必純用猛劑也回署

次夜即召集出齋匪之總管批李凱還王師

意與相值兩賊之不一獨向後無事即信

州伏匪孺人以動其心不敢後逞辰下飛渡

峴翁中丞派委韓吏將封禁山老巢逐一搜捕

務將兩省接壤各處伏莽一占肅除免釀他
患想彼此會病不致任其滋蔓也
屬軀積受風
溼左肢將成偏廢回署後大肌駐風之劑仍
不見效且反添血燥泄瀉嗣服常棣養榮湯
加以淡滲物品乃稍見收功然為不能久坐立也
時艱未已敢不敢萌求退之念惟圖景西眺

漸成老大深丘病馬嘶風不任鞭策玉如名之
只冀以教我鄭泉授身拙足行

南欣之夢 吉林古樓 京東古澁皆時局之可喜也

是人相唱之詞至不可堪此時惟勤求均治自

強之策為是初進教日當發陳耳 春浦

先生處上冬擬奉百金而費信時正值軍事紛

兄未及附致燕歷

詢應補送与否請印由

字處匪去為荷多此印以

步至

弟左宗棠

友

三月廿三日

東南大局漸有了期惟刻寇重據
江西平威以股之患尤已據王鎮遠
張道玉信州印信同劉道訪新集
三年進第務於江西了完此局未知
畢竟如何伏常州丹白案年股匪
蹤跡昭定或湖郡先下耳當是欽

西楚此邦彫殘特甚程亦口

三存多今公僅存二十分之二一衡書

唐庫蕩然無存求一部完整五

經四書六經亦得不好只以至此尋常

官時艱去動稱瘡疾滿目今公瘡

瘡并不能滿自足也 定來再布

芝岑元姻丈閣下久未奉書想

近履身善公私暇喜為慰見子孝感在

都冰錄

想注飲食教誨感不去心春榜發後未接
信未知如何打算南歸已決不知直來一
帶
有無標阻也若有書飭其後秋涼再理歸

裝此緘到 隨立已起程在道 甚緘即請
老克拆開 函內似料理 姑乞

由毒馬 因事半成 而多案非始 飲所及事
費破已伏 誅但未得其 原首未敢 妄奏 既
送一賊及 零星散匪 併人等 實不過 七、八
身軍 屢程加 心飽 部報 奉先 缺仍 張中
軍 陸公 撥身 東江 西亦 仍駐 武平 汀州 將

何甚出穴而擊之看來或可免此一簣之功
惟慮其由廣東徑趨廣西必實非臣力所
及也僧邱力盡而歸曾侯臨之未知果
能救此敗局耳 蔡孝祺事如何究竟
世間怪事何所不有此語

古事作詳後見書中——姻惡弟左宗棠方

芝岑三兄交閣下兩車

惠誠敬承一切見子孝誠社里後有字來極
甚相稱上厚改書道隆無梗得以安抵家
尚又幸

昔屬惠做多金得不致中道受苦慰極感
極至禮用被放固在喜中且蒙

天恩廣給主事尤為踰分忝竊身是且合十年

讀書再出因不耳 借郵殖星長城括先
殊者也之自壯才其多言王之值事始公驕而
淫多憤西北皆犯其家之息然吾近有可慮其時
局雖漸有起色而局外議論盡令人氣短心
灰以保舉之必駭而事之牽累亦兩事皆
於軍心大有關係當此九仞一簣之時何
必為此舉益有害之舉乎

初元新政有聞而振奮者有聞而感涕者近頃
不亦夫因境而遷者因軍而分撥入粵所以不
用楚人其以粵占楚後有地際上年張凱章
在粵有功而粵人無故戕害其部弁年數
百之多粵官茫之不知申理又今年某賊
粵邊聖次軍士多在遭殺掠者言之皆有
髮指眦裂之狀事敢不敢遣也詎為黃劉

三拉猪駐軍武平巖者中亦下壩其地僅距
餘年賊巢存里而粵軍距賊近共為六
十里力惟據道是也

論旨不敢稍分畛域其以粵之不肯晰給何庸問
兩軍入粵後是夜騰仗昨復連獲大捷未
聞粵軍一卒一騎為之協助幸汪逆已受
重創賊黨內亂投生者幾才或可將就了

事不可不為也

所鄉兵力甚厚管少無虞 弗由對 副帥一年
分年相核而動有警必卷旗趨之若不
告其間入玉關中交治兵事敗壞矣支圍祇
九州豈有其比 中丞盧慈而少剝割之下
雖遇事規蓋不必盡納司道無能任事步
知府中僅有兩人稱職餘皆庸猥不堪入

因不展後大聲疾呼迄少成效甚若之何
近以治匪盜為日課漸似少有轉機然吏治不
能整理終是虛益也在此即請
去身而中如思右宗素

奉

尚

臣等每次惶惶請兩字未展並未奉到明文此後

臣等暑衙為奉明文應否呈謝招乞 示之

鑒例進安摺同位稍違謹謹再責赴乞

照為感

七月廿六夜漳州發

芝岑仁兄姻丈人函下別後日夜趙程凡十三

日抵鄴道冬軍裝備寒衣未盡備省

停輓四日由鄴開行今日乃抵孟縣鄆

軍甫經渡河劉軍為只渡過一半馬

隊後劉軍渡畢乃從銜尾追以力軍

必當接島隊之後大約為決三日也緣渡
船因遲料赴工必欲齊集而人馬又
多區西北頂風尤難迅速徑渡故不
遂滯一晷奉

舟務出未覆陳表奉事必決到西島後會

高安論乃入

告狗事無定局不敢多受家軍負家

無陽宿之程抵議剛延召客本無是

理釋公不若秦軍可狗專為秦軍

兵以也 後法以日赴津 老威帶隨

因者立計此時已上輪船矣頃接
家書三息若寬已入塾學由人病狀
尚覺漸減若懷少慰此附摺并
奉上乞

此亦宜姻愚弟石宗榮有

督十八

芝岑如三瓦大人閣下招舟未一緘奉書
計已接到抵獲展候不敢急進以冀
時云奉留并獲之

旨也在正定接奉一前進之

旨乃敢啟行而詭途糧食難料柴草車
賦不但不能應手且收去延誤令人焦憤

無似今日南抵空都定州之車不在此地
之車之為無一輛以日為不知能否成行
此月之對薩馬作真智數年本志
流風存歆心有異乎人而所見州物
多闕草不堪所過地方亦有三十
年未四矣以此知古人封疆危日見

中疑一徑詢不証也過井陘時令不在署
詢其曰往夕署者打年過獲鹿時其
令竇君自稱為佩笏袍向某求三日之
糧照民候探解示在旅令獲鹿把提
引紳士四人專見給以委札交以見報

此為代病糧料乃於三日之外購獲
兩日之糧迨至出代購之糧不及十分
之一幸帶有乾糧藉以糊口似此世界
真一步石放行無此何以官者者者之印
相於力有風怨天下皆知於大局要緊和
衷為是故不稍在私見者為事說我公忠也

如視我不公忠也如且大家拏持將與賊了
卻以名勝疏已持大毒味者說洲延

朝道道處也少卷治軍世者胸均有中氣惟所
事令人不測其意之所不在殊出意外大約
勞苦則易怨功高則易驕耳

朝廷責之義正詞嚴以徒置罪於少卷解事

人心魄奪回扶惟誰軍惟較中軍為
強而流弊必較中軍更甚恐賊平又原
第勇也此行必冒險力我老成不令
入試已不城端乞

文之子世即武

庶

古詩名了 要者左宗采古